

● 语言学

与副词“只”有关的几个连词的历时考察

席 嘉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席 嘉(1954-), 男, 甘肃泾川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大学语文部副教授, 主要从事汉语语言学、文化学研究。

[摘 要] 副词“只”在近代汉语中引申和发展出转折连词“只是”, 条件连词“只有”和“只要”。连词化过程主要通过组合新的复合词分化语法功能, 新的语法功能一般与引申前的源词意义有关联。副词与连词形成关联组合, 也可以进一步分化连词的功能。在连词发展过程中, 新产生的复合词, 语法功能往往出现边界模糊的现象。

[关键词] 只是; 只要; 只有; 连词化; 虚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 H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6-0744-06

“只”用作副词, 表示“仅仅”义, 是近、现代汉语中的一种常见用法。太田辰夫将“只”与“止”和“𠄎”作范围副词纳入同一词条讨论, 并认为“只”成为象现代汉语那样表示单独的副词, 是在南北朝。”^[1](第264页)从唐代开始, “只”的这种用法逐步发展出表转折关系的“只是”, 表条件关系的“只要”、“只有”等连词, 并形成了一些相应的关联组合。本文拟从历时角度描写和分析这些连词的产生过程, 并通过对这一个案的研究, 探讨副词向连词演化过程中的一些规律。

一、转折连词“只是”的产生

(一)副词“只是”出现在唐代,《全唐诗》中已常见。根据“只是”的组合关系和语法功能, 我们将之分为A(词组)和B(副词)两类, 其中B类还可分为三个小类。

A类:

1. 书生只是平时物, 男子争无乱世才。(李山甫《送李秀才入军》)
2. 岂知紫殿新天子, 只是丹徒旧啬夫。(徐夔《宋二首》之二)

以上例子中, “只是”的“是”均用作判断动词, “只”作副词修饰、限制判断动词“是”。A类句子的共同特点是, “只是”是偏正组合, 义为“仅仅是”、“不过是”、“就是”等。

B1类:

1. 闲人只是爱春光, 迎得春来喜欲狂。(姚合《赏春》)
2. 时见街中骑瘦马, 低头只是为诗篇。(朱庆馀《题王丘长史宅》)

B1类句中, “只是”的“是”已不是“只+是”词组, 而是一个副词, 由A类的“只”修饰“是”、限制“是”的判断范围, 过渡到“只”和“是”作为一个整体, 共同修饰后面的句子成分。例如将A类句中的“只是”替换为“是”, 句子仍然成立, 去掉“是”就不成句; B1类句则相反, 可用“只”替换“只是”而句义不变。“是”的判断功能已弱化或消失。

B2类:

1. 年年只是人空老, 处处何曾花不开。(白居易《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
2. 旧地愁看双树在, 空堂只是一灯悬。(刘长卿《齐一和尚影堂》)

B2类句中“只是”语法功能和B1一样, 但组合关系存在区别: “只是”后面跟的不是谓词性成分, 而是一个主谓结构。

B3 类:

1. 试回沧海棹, 莫妒敬亭诗。只是书应寄, 无忘酒共持。(严武《酬别杜二》)
2. 战骨沙中金镞在, 贺筵花畔玉盘新。由来边卒皆如此, 只是君门合杀身。(罗邺《边将》)

B3 类“只是”出现在句首, 而且后面是完整的主谓句, 这是连词“只是”在小句中的位置。我们认为, B 类句中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或延续了“是”在句子中的组合功能。副词“只”一般多修饰动词、形容词而较少修饰名词性结构, 而判断动词“是”最常见的用法就是与名词组合。“只是”成为副词后, “是”的判断动词功能已经失去, 但由于经过 A 类“只+是”的过渡, “是”与名词之间自由组合的用法延续到 B 类“只是”。这样, 副词“只是”比“只”在句子组合关系中的位置相对灵活, 它能够自由出现在名词之前; 如果名词作句子的主语, 它也就出现在句子之前。

(二) 连词“只是”也出现在唐代。如:

1.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
2. 功名一似淮西事, 只是元臣不姓裴。(吴融《简州归降贺京兆公》)
3. 征人岂不思乡国, 只是皇恩未放归。(陈陶《水调词十首》)

“只是”作连词的功能是从其副词功能发展而来。从组合关系上看, “只是”作副词, 修饰句子成分, 一般出现在被修饰的成分之前; 作连词, 显示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般出现在两个分句之间, 也就是转折分句句首。“只”作副词也可出现在句首, 但通常出现在谓词性结构之前, 如果是完整的主谓句, 句首是名词, 它的使用就要受到一些限制。而作转折连词需要有不受限制出现在句首的自由度。B 类句中的“只是”虽然还是副词, 但可以自由出现在名词主语之前。这样, 从组合关系上, 对出现在句首的“只是”就有两种分析方法: 一种是将之纳入分句之中, 分析为修饰、限制某个句子成分; 另一种是将之放到分句之外, 只与整个句子发生联系。这种重新分析的可能性为“只是”向连词过渡创造了条件。

从语义关系上看, “只是”作副词表示的意思“仅仅(是)”, 具有将被其修饰的部分限制于某一范围的作用; 如果话语的前一段给出一个信息, 后面再在前面信息的基础上说明不同的情况, 对前一情况补充或修正, 并将这一补充或修正限制为“仅仅是……”的不同, 在语义—逻辑关系上也就形成了一种转折, 这种“只是”便成了连词。正因如此, 一些语法书认为“只是”表示的是“轻微”的转折。吕叔湘^[2](第 345 页)曾谈到, “只是”的连词用法“和‘反’、‘倒’、‘偏’等限制词显然属于两类: 那些字的本义是溢出预期, ‘只是’和‘不过’则意在修正。”这一见解精辟地点出了“只是”表转折的特点。而从来源上考察, 这正是因为“只是”作转折连词的语法意义是由它作副词的词汇意义发展而来。

以下是“只是”作词组、副词、连词的 A、B、C 三类用法在几本书中的使用频率统计:

	A 类	B 类	C 类
全唐诗	42	98	31
祖堂集	14	23	20

从转折连词“只是”在《全唐诗》和《祖堂集》中的使用情况来看, 可认为它在唐宋时期已发展成熟。

二、充分条件关系连词“只要”的产生和成熟

(一)“只要”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充分条件关系, 即只要条件分句中所提到的前一种情况出现或成立, 相应的后一种情况必然也出现或成立。“只要”也是出现在唐代, 但不是连词, 而是副词“只”与动词或助动词“要”的临时组合。如:

1. 生前适意无过酒, 身后遗言只要诗。(徐锴《同家兄哭乔侍郎》)
2. 能断世间腥血味, 长生只要一丸丹。(王建《赠王屋道士赴诏》)
3. 这道本无情, 不亲富贵, 不疏贫贱, 只要心坚。(吕岩《沁园春》)
4. 江上玉人应可见, 洞中仙鹿已来驯。龙车凤辇非难遇, 只要尘心早出尘。(杜光庭《题平盖沼》)

以上例句中“只”都是作副词, 限制“要”的范围, “只要”后面可以是名词、动词或句子。

“只要”中的“要”多表示主观上求取或希望得到, 如上面的例 1。但在一定的语境中, 如果把这种求取或希望理解为客观上达到某一目的需要, 就可以形成一种语义上的条件关系。如例 2 中“一丸丹”可以作为“长生”的需要或条件, 例 3 中“心坚”可以作为得道的条件, 例 4“尘心早出尘”可以作为遇“龙车凤辇”的条件。出现这类例子, 还不能说“只要”就具有了连词的功能, 因为这些例句都是靠“只要”的词汇意义直接表示条件关系, 换句话说, 条件关系的表示是靠意合而不是形合。如:“招伴只须新稻酒, 临风犹有旧苔矶。”(唐彦谦《晚秋游中溪》)例中的“只须”和例 5 中的“只要”一样, 也可以表示条件关系, 但显然不能作为显现条件关系的语法标志, 只是一种临时组合。

向嘉所引敦煌变文中“只要”作条件连词的两例“经文深妙理难过, 无上菩提从此出。只要门徒发信根, 万般一切由

心识。”“大王当日告仙人：‘高座甘心舍自身，只要当来圆佛果，不辞今日受艰辛。’”^[3]（第 309 页）。这两个“只要”既可以分析为主观上的“只希望”、“只要求”，也可以分析为表示条件。因此这两例中的“只要”也还不能认为就是条件连词。比这两条材料更接近连词的用法如：

庆曰：“国相元帅、皇子元帅来使，令庆等告知皇帝，更不要车驾出城，只要大臣计议近上亲王为质，便待兵退，候两路割地了毕即送亲王归。”（《三朝北盟会编》卷 68）

上例中的“只要”如果只联系下文来分析，确实是引出条件从句；但如联系上文看，这个“只要”和“不要”对举；而且《三朝北盟会编》中“只要”共 15 例，用于条件句仅此一例。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只要”也还是发展到条件连词的过渡形式。

（二）从历时发展来看，“只要”表示条件关系可能与“只”的语义联系更为密切。除“只要”、“只须”外，“只”还可和其他词语搭配，表示条件关系“只”大量出现在条件句中始于《朱子语类》。如：

1. 莫说十日，只读得一日，便有功验。（《朱子语类》卷 11）
2. 如鬼神之事，圣贤说得甚分明，只将礼熟读便见。（《朱子语类》卷 3）
3. 只几微之间少有不实，便为自欺。（《朱子语类》卷 16）

“只”用来表示条件，应与副词“只”的“仅仅”义有关：在表示充分条件关系时，由于将前一情况的出现作为后一情况必然出现的条件，往往要对前一情况加以限制，而“只”作副词的语义正好有限定范围的作用，因此它经常出现在条件分句中，逐步确立表示条件关系的语法功能。

以上例句的另一特点是“只……便……”关联组合的大量出现。“便”是个副词，可以表示动作当即施行，也可以表示在前一动作或情况发生后紧接着出现后一动作或情况，这一功能使它经常出现在条件复句的后一分句中。“便”与“只”都是具有多种语义的副词，通过它们的搭配组合，能够消减单独用这两个词时容易产生的歧义，因此两词经常合用，逐步定型化，最后成为一种显现充分条件关系的固定关联组合。

与“便”形成表示条件的关联组合的不仅是“只”，还有“只是”、“只管”、“只消”等。如：

1. 只是喜所当喜，怒所当怒，便得其正。（《朱子语类》卷 16）
2. 只是他有子孙在，便是不可谓之无。（《朱子语类》卷 3）
3. “忠恕违道不远”与“夫子之道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可见。（《朱子语类》卷 27）
4. 看道理只管进，只管细，便好。（《朱子语类》卷 38）

以上例句中，“只是”、“只管”和“只消”表示条件关系的语义和语法功能都和单用“只”大致相同。

（三）“只要”表示条件关系的用例在《朱子语类》中也明显增多，如：

1. 只要穷得这道理，便是天理。（《朱子语类》卷 9）
2. 上面人既自有孝弟，下面民亦有孝弟，只要使之自遂其孝弟之心於其下，便是**循矩**。（《朱子语类》卷 16）

在以上例句中，“只要”和“便”形成关联组合，“要”表示求取、希望的词汇意义已经明显虚化，“只要……便……”开始成为表示条件关系的语法标志。因此我们认为这些例句中的“只要”已经成为连词。

在《朱子语类》中，“只要”作连词的功能和“只”、“只是”相当接近，如：

1. 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朱子语类》卷 20）
2. 只是心在时，便是仁。（《朱子语类》卷 20）
3. 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朱子语类》卷 20）

但“只要”在条件关联组合中的使用频率却远低于“只”和“只是”，而且它的主要用法还是表示“只希望”、“只应该”、“只需要”等副词“只”修饰动词“要”的意思。以下是《朱子语类》（前 40 卷）中“只要”及相关词语的使用频率：

	出现次数	用于条件句		
		总计	其中单独表条件关系	与“便”形成条件关系组合
只要	87	16	3	13
只是				82
只管	126	12	7	5
只消	13	6	3	3

（四）在元、明时期的材料中，“只要”表示条件关系一直沿用下来，“只要……就……”的关联组合也开始出现。但这一时期“只要”表示条件关系，使用频率一直很低，我们在《全元曲》中总共只检得 30 余例，如：

1. 何消遣的韩信？只要大王借与俺樊哙八十万军马，包取活拿英布来也。（尚忠贤《气英槊》）
2. 只要姐姐许小生做一程伴，便当倾囊相赠，有何虑哉！（石君宝《曲江池》）

3. 妹子, 你到官中, 少不得问你, 只要说的冤枉, 这包待制就将前案与你翻了。(李行甫《灰栏记》)

直到《红楼梦》中, “只要”在条件句中的使用比例开始超过非条件句, 并且出现一些新的用法。至《官场现形记》中, “只要”使用频率进一步上升, 并可以在各种复杂句中表示条件关系。如:

1. 他发点好心, 拔根寒毛, 比咱们的腰还壮呢。(《红楼梦》第 6 回)

2. 说句老实话, 只要我开出口, 难道还要我掏腰吗? (《官场现形记》第 18 回)

3. 我只要有钱赚, 就是给我官做我亦不要。(《官场现形记》第 44 回)

4. 只要这位教士到场, 任你事情如何棘手, 亦无不迎刃而解的。(《官场现形记》第 54 回)

5. 只要上头肯收留, 虽然辛苦一两月, 将来保举是断乎不会漂的。(《官场现形记》第 24 回)

“只要”在这些例句中没有关联副词的配合, 也不因后面成分的多样化而受影响, 作为连词的功能无疑已完全成熟。

以下的统计数字可以大致显示“只要”的发展轨迹:

	非条件句	条 件 句			
		总计	只要单用	只要……便……	只要……就……
全唐诗	9	0 ?	0	0	0
敦煌变文集新书	9	2 ?	2 ?	0	0
朱子语类(前 40 卷)	71	16	3	13	0
全元曲	129	39	24	13	2
西游记	20	12	12	0	0
红楼梦	35	53	20	1	32
官场现形记	34	207	131	11	65

我们认为, “只要”表示条件关系产生于南宋, 成熟于清中期前后。 “只要”作为表示充分条件关系的连词, 首先因为“只”作副词表示“仅仅”的功能, 使它在条件分句中起限制条件的作用, 进而成为显示条件的标志。

三、必要条件关系连词“只有”的产生发展及相关语法现象

(一) “只有”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必要条件关系: 如果“只有”引出的前一种情况出现或成立, 相应的后一种情况可能出现或成立; 反之, 则后一情况必然不会出现。 “只有”出现在唐代, 但一般都是副词“只”修饰、限制“有”。如:

1.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
2. 更无人共听, 只有月空明。(李咸用《闻泉》)

以上例句中的“只有”的“有”都是动词或助动词, “只有”不表示条件。这是“只有”当时的主要用法。

“只有”的上述用法在条件从句中可以表示“仅仅有某种条件出现时”, 形成条件关系。这种例子唐代也已经出现, 如

1. 多情多感自难忘, 只有风流共古长。(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

2. 烟径水涯多好鸟, 竹床蒲椅但高僧。 须知日富为神授, 只有家贫免盗憎。 除却数函图籍外, 更将何事结良朋。(陆龟蒙《奉和袭美卧疾感春见寄次韵》)

以上两例“只有”表示条件大致也都是分析性的。 其中例 1 若释为“只有人风流, 能够共古长”, “风流”可作为“共古长”的条件; 但若释为“只有风流人共古长”, 则这只是陈述情况, 不是条件句了。 例 2 可将“家贫”可以分析为“免盗憎”的条件, 但这个“只有”表示的似乎更接近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全唐诗》中“只有”共使用 123 次, 用于条件句只有以上 2 例。 因此我们认为。 唐代的“只有”用在条件句中还只是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意合, 不能作为表示必要条件的语法标志。

(二) “只”、“只有”等词表示必要条件关系, 是从与副词形成关联组合开始的。 近代汉语中常用的条件关联副词有“方”、“才”、“始”“方始”、“方才”等。 “方”原可用作时间副词, 从表示的时点上看有“刚刚”、“正在”、“正要”等意思, 这些义项的共同点是: 如果两件事先后发生, “方”出现在后一件事中, 可以表示这一情况在前一动作、情况之后才开始。 由此发展到在条件句的后一句中, 表示当前句的条件实现后, 才能出现或成立的情况。 这一类由时间副词发展而来的条件关联副词还有“始”“方始”等。 如:

1. 从军谁谓仲宣乐, 入室方知颜子贫。(钱起《过张成侍御宅》)
2. 便泛扁舟应未得, 鸱夷弃相始垂名。(方干《题陶详校书阳羨隐居》)
3. 问“如何是合时著力处” 师曰“千人唤, 不回头, 方有少分相应” (《祖堂集》卷 5)

“才”原也是时间副词,表示动作或情况刚刚发生,从宋元时期开始作表示条件关联的副词,如:

此为理会得道理底,也须养得气,才助得它。《朱子语类》卷 52)

在条件复句中,如果“只……”用于前句,关联副词用于后句,不仅可以使条件关系显得更为清楚,而且还可使之进一步细化为充分和必要两种不同的条件。这大概是“只有”与关联副词形成固定组合,共同表示必要条件关系的原因。这种组合出现在南宋,如:

1. 盖虽曰“仁能守之”,只有这勇方能守得到头,方能接得去。《朱子语类》卷 37)

2. 今日之军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拣之又拣,如太祖时,方好。《朱子语类》卷 110)

例句中“只有”的“有”都已虚化,并不表示存在或出现。例 1 中“只有”后面是名词性词组,例 2 中“只有”后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结构,“只有”都不作句子成分,只起关联作用,与“方”形成表示必要条件的关联组合。因此这两例中的“只有”应当已是表示必要条件的连词。

(三)但现代汉语中“只有……才……”表示必要条件关系的关联组合何时定型,凭现有材料还难以确定。我们注意到在“只有……方(才)……”这种关联组合出现时,“只”“只是”都可与关联副词组合,与“只有”一样表示必要条件关系。如:

1. 又曰:“有所不行”,只连下面说方通。《朱子语类》卷 22)

2. 盖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谓之好仁,所以言“我未见好仁者”。《朱子语类》卷 26)

元明以后,“只要”表示必要条件关系比“只有”更常见。如:

1. 我偏生见那小厮不得,常是一顿打就打一个小死,只要打死了他方才称心。(张国宾《合汗衫》)

2. 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王阳明《传习录·门人陆澄录》)

3. 官人果然真心肯替奴家报仇雪耻,情愿相从,只要设个誓愿,方才相信。《醒世恒言》第 36 卷)

4. 老太太的丧事,只要悲切才是真孝,不必糜费,图好看的念头。《红楼梦》第 110 回)

以上例子出自不同时代、不同材料,但其中的“只要”,表示的意思都相当于“只有”。

“只有……才(方)……”表示必要条件,在由宋迄清末的材料中都有用例,如:

1. 你岂不知我是僧官,但只有城上来的士夫降香,我方出来迎接。《西游记》第 36 回)

2. 意为心之所存,则操功只有一意破除拦截,方可言前后内外浑然一体也。(黄宗羲《南雷文案》)

3. 我想阁下齐东村一案,只有请补翁写封信给官保,须派白子寿来,方得昭雪;《老残游记》)

4. 这一门,是只有皇帝出来才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 72 回)

这类用例直至早期现代白话文材料中才开始增多,因此我们认为,“只有……才(方)……”表示必要条件关系出现于南宋,近代汉语中一直延续下来,但成为常用关联组合可能是现代汉语中的事。

四、小 结

(一)对副词“只”及其相关组合发展为连词的个案考察,显示了连词化过程中词汇意义向语法功能过渡的虚化轨迹。新的语法功能的产生往往与引申前的源词意义或多或少有关联。例如副词“只”在单句中的功能是对情况发生的范围进行限制,但这种限制只能对量的大与小、多与少产生影响。而在条件句中,如果人们的注意点转移到它与另一信息之间的关联上,对条件范围的限制也就隐含着对条件本身的肯定,这就使“只”具有了暗示条件出现或成立的隐含义,它也就有可能被抽象为表示另一情况发生的前提条件的标志。沈家煊引用国外研究成果介绍“虚化的机制”时谈到:“如果一种话语形式经常传递某种隐含义,这种隐含义就逐渐‘固化’,最后成为那种形式固有的意义,这种后起的意义甚至可能取代原有的意义。”所举例是英语的 since,这个词原来表示时间起点,在特定的上下文或语境里有了“先发生的事是后发生的事的原因”的隐含义,这个隐含义逐步固化,最后发展出在因果句中表原因的语法功能。用这一虚化机制来考察副词“只”及其相关组合的连词化过程:“只是”等几个连词的产生都与副词“只”限制范围的语义有关,限制与前句相反或相对的情况,发展出表转折的功能;限制条件,发展出表示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功能。这几种功能起初还必须借助上下文或语境来显示,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随着隐含义逐步显化、固化,最后完全脱离源词的意义,成为一个新的常用义项。

(二)连词的产生可以通过词义引申,虚化出新的语法意义,也可以通过组合新的复合词。在连词发展过程中,某些新产生的复合词,语法功能可能出现边界模糊的现象。具体说来,就是一组意义相近的词语同时引申出类似的语法功能。如从限制范围发展到表示条件,起初就有“只”、“只是”、“只要”、“只有”、“只管”、“只消”等一组词。但随着语言的发展,语言交际需要话语信息表达的准确性,从而使这一组词产生了新的分工。这种分工一方面使区分比较明确,如“只是”“只有”“只要”各自承担相应的功能,减少了可能出现的歧义,另一方面也使得表达更加缜密精确,如“只要”和“只

有”在发展过程中一度都表示条件关系,但以后分别表示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两种不同的关系。

连词分工的形成机制比较复杂。储泽祥、谢晓明认为:“汉语的实词虚化,源词是意义实在的实词,虚化成虚词(新词)以后,实在的意义部分失去,但有失必有得,有弱化必有凸显,与其说意义消失,不如说意义迁移。更重要的是,源词的意义往往仍然控制或影响着新词的意义或新词分布的句法语义环境。”用这种见解来观察连词“只是”、“只要”、“只有”的形成和分工过程,可以将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源词阶段,这一阶段它们一般还是在源词意义上的组合,有时就是源词语义的叠加。第二阶段,随着使用频率的不断提高,原来的词汇意义开始弱化,而在特定语境中获得新的语法意义开始凸显,或者说是意义发生迁移。在意义迁移过程中,由于此消彼长造成的不稳定状态,可能会产生一组同类词语功能接近、边界模糊的情况。第三阶段,新的分工逐步确立并固化定型,在这一过程中,源词的意义又可能成为分工的隐性理据。如“只有”的“有”,源词意义经常表示情况存在或出现,这与“只有”最后定型为表示必要条件的出现或成立,应是有关联的。

(三)副词与连词形成关联组合,对连词的分工也产生了影响。如“只要”和“只有”表示条件关系,早期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只要”表示必要条件关系前面已经举例,“只有”表示充分条件关系宋代以后还偶有所见,如:“先生叹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与人同。’”(王阳明《传习录》)这个“只有”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只要”。

“只要”和“只有”的进一步分工是从与副词“便(就)”和“方(才)”形成关联组合开始的。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两组副词在一定的语境中都可以单独表示条件关系,尤其是“方”,表示必要条件关系要早于“只有”。事实上“只要”和“只有”表示的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最初往往是由关联组合中的副词决定的。但这些副词本身都有多种功能,作关联副词时也可以表示不止一种复句关系,如副词“就”,除条件关系外,还可以表示假设关系(如果……就……);“才”,还可表示因果关系(因为……才……)。只有与相关连词形成组合,才能凸显相应的复句关系,消减歧义,减少对语境的依赖。随着搭配的固化,这种关联组合就成为比单独使用连词或副词更为明确的语法标志。

[参 考 文 献]

- [1] [日]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M]. 蒋绍愚, 徐昌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2]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3] 向 熹. 简明汉语史: 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4] 沈家煊.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J]. 当代语言学, 1998 (3).
- [5] 储泽祥, 谢晓明. 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J]. 世界汉语教学, 2002, (2).

(责任编辑 何坤翁)

Diachronic Reviews of Conjunctions Extended from the Adverb “zhi”

XI Ji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 Jia (1954-),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culture.

Abstract: In the Early Mandarin Chinese, adverb “zhi” (只) is extended into “zhishi” (只是) as a turning conjunction, “zhiyou” (只有) and “zhiyao” (只要) as conditional conjunctions. The conjunctions, by forming new compounds, can diversify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which are generally related to the original lexical meanings. The collections, formed by adverbs and conjunctions, can also diversify the functions of conjunction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is process, the new-born compounds are somewhat hard to be differentiated in their grammatical functions.

Key words: “zhishi”; “zhiyou”; “zhiyao”; conjunction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